

星期文库

“上古史话”系列之二

帝舜以德报怨

李向伟

虞舜虽然也是轩辕黄帝第二子昌意的后代,体内流动着中华始祖的血液,但作为昌意的第七代孙,早年流落到民间已久,已然与平民无异了。

舜生母早逝,父亲瞽叟是个盲人。瞽叟续弦又生次子象。象生性顽劣桀骜,却很讨瞽叟欢心。舜品行端正,却始终得不到父亲的青睐。瞽叟和象变着法子刁难舜,甚至设计除掉他。多亏舜善良而有智慧,每一次都能化险为夷。

舜知道父亲、继母和弟弟不喜欢自己,视自己为眼中钉,不但没有心生怨怼,反而对父母非常恭顺,尽心侍奉在父母身边,不敢有丝毫懈怠,对同父异母的弟弟也非常友爱。他们想除掉他的时候,总不能得逞;他们需要他的时候,他总是侍候在侧。舜既有自我保护的能力和智慧,又有谨守人伦的强大定力。

二十岁时,舜的孝悌之名已传遍天下,三十岁时,百官推荐其为帝尧的接班人。尧把两个女儿嫁给他,考察他在家里的德行,又让九个儿子与他共事,了解他在外面的为人。结果,尧都很满意。

即便在这个时候,瞽叟和象还不死心,仍然挖空心思欲置舜于死地。有一次,瞽叟借口修补谷仓,等舜爬上谷仓顶部时,突然在下面用火点燃谷仓,企图烧死舜。舜用两个斗笠护住自己,如同长了翅膀一样从谷仓上纵身滑翔下来,逃得一劫。还有一次,瞽叟让舜挖井,挖到深处时,瞽叟和象一起往下倒土块和碎石,想填埋水井,置舜于死地。聪明的舜在挖井时,留了个心眼,在井侧壁凿了一条通向外边的暗道,以防不测。危急时刻,舜立即从井侧壁上的暗道逃了出去。

父亲和弟弟以为舜已经死了,兴高采烈地商量着瓜分舜的财产。象对父亲说:“最初出这个主意的是我,两个嫂子娥皇和女英,还有尧赐给他的琴应该归我,家里的牛羊和谷仓我就不争了,归你们。”正当象在家里弹着舜留下的琴,做着霸占两位美貌嫂嫂的美梦时,舜回来了。象惊得目瞪口呆,不知所措。而舜呢,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,依旧和颜悦色地孝顺父母,友爱兄弟,而且态度更加恭谨。

舜五十岁时,被授命代理天子政务,五十八岁那年,尧去世。三年之丧期满,舜让位于尧的儿子丹朱,自己躲到了“南河之南”。但丹朱无德无能,“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,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,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”。四方诸侯和大臣纷纷拥戴,天下最终归心,舜即天子位。

做了天子的舜,事父仍然恭谨,常乘饰有天子旗帜的车去给父亲请安,对同父异母弟象也依旧非常友善。

心中装着天下和黎庶的舜,胸襟之广阔,远胜常人。

二番招安换了宿太尉,却是省事的,先请张太守上山通报,厥功乃成。却说忠义堂上相见,张叔夜连呼义士,宋江喜得手打额头,当时留请张太守茶饭。张叔夜坚辞便行。宋江忙教托出一盘金银相送,张太守绝不敢受。宋江道:“些少微物,聊表寸心。”

叔夜道:“深感厚意,且留于大寨,却来请领。”仍是婉拒。于是有诗赞之:济州太守世无双,不爱黄金爱宋江。信是清廉能服众,非关威势可招降。

清人俞万春绝不认宋江为忠义,必以其为盗为寇为魔,岂可不诛绝荡尽?其《荡寇志》遂遣三十六雷府神将降生,又召一十八位散仙齐来协助,其统则则为雷声普化天尊座下大弟子雷霆总司神威荡魔霹雳真君,正是张叔夜。叔夜二子亦同出雷祖座下:张伯奋乃是雷声普化天尊左侍者青雷将军降生;张仲熊乃是雷声普化天尊右侍者石雷将军降生。以神将灭魔君,任虚妄,尽猖狂。真实的张氏父子却无此神异,靖康改元,金人南下,张氏父子领兵抗敌,终不免兵败城陷。金人掳二帝北上,叔夜从行,车次白沟,已过界河,叔夜夔然而起,仰天大呼,遂不复语,次日即卒。倘果有梁山群雄在,岂能城破国亡,岂容帝王见辱,叔夜又岂会郁郁而终?

《荡寇志》结尾却是别样笔调:张叔夜平灭梁山之后,位晋三公,秩隆太傅,君臣相得,郅治无为,从此百姓安居,万民乐业,恭承天命,永享太平。这是宣和三年左右的事,离金兵破城的靖康之耻还有五年。

反叛已定,寇已荡,五年后便迎来国破家亡的太平。

●小说中的衣食住行

不爱黄金爱宋江

斗小笥

嵇仲,看来与嵇康颇有些渊源,捉拿宋江一伙的也确实是他。按《宋史》所载:“宋江起河朔,转略十郡,官军莫敢婴其锋。声言将至,叔夜使间者覘所向,贼径趋海濒,劫钜舟十余,载卤获。于是募死士得千人,设伏近城,而出轻兵距海,诱之战。先匿壮卒海旁,伺兵合,举火焚其舟。贼闻之,皆无斗志,伏兵乘之,擒其副贼,江乃降。”以死士千人降伏巨寇宋江,这位“徽猷阁待制知州事”张大人勇略不凡。“擒其副贼”,与捆绑卢俊义而众人归降情节相类,金圣叹下笔实有史蕴,非凿空虚造也。

一百二十回本的《水浒传》中,张叔夜也曾出场,不是海州知州,而是济州太守。先是第七十五回,殿前太尉陈宗善奉旨招安梁山,太师蔡京、殿帅高俅各命心腹陪行,名为辅助,实则掣肘。一行来至济州,张太守设筵款待,既赞同招安,又指出招安之关键:“太尉到那里须是陪些和气,用甜言美语抚恤他众人,好共歹只要成全大事。他数内有几个性如火的汉子,倘或一言半语冲撞了他,便坏了大事。”竟有两人摇头摆尾起来,正是太师府内张干办、太尉府里李虞候。张叔夜道:“只好教这两位干办不去罢!”陈太尉恐人疑心,仍带二人上山,便引出活阎罗倒船偷御酒、黑旋风扯诏骂钦差一场闹剧,果如叔夜所言“劳而无功”。

样我钓的鱼也就常常没有人家钓得多,人家请鱼吃荤的,我请鱼吃素的,鱼当然也要挑好吃的吃。人家钓鱼又都是要先“打塘”,以引诱更多的鱼聚集过来,我怕费那个事,钓的都是正好路过的鱼。钓鱼,我是姜太公一派的。

如今已是几十年没有钓过鱼,怎么不重拾鱼竿,再来钓了玩玩呢?家门口就有这么一条河,钓鱼多方便,人家还多远地骑车赶过来钓呢。何况这漕河是宋代就有的千年老河,连着古运河,乾隆下江南来扬州,便是在古运河下龙舟,再换乘小船从漕河去到天宁寺行宫,在这样有历史有文化的老河上垂钓,多有味道。但我还是没有想过再来钓鱼,就是因为懒。懒人信奉多一事不如省一事,钓鱼是乐事,总不如省事。省事也是一乐,懒也是一乐。我年轻时就懒,如今已是退休的老头子,懒前面要加个更。人懒没办法的,世上许多东西,明知道是好东西,却又懒得去汲汲求之。昔人有闲章曰“自信平生懒是真”,我很喜欢,每引之自况,我也有这个自信。

忽然想起张大复《梅花草堂笔谈》里的两句诗:“几回欲把鱼竿弄,犹恐人疑似钓名。”说得好玩,说得有味,但其实要说的也是懒。

懒把钓竿弄

且庵

卢俊义怒从心发,提朴刀大踏步赶上,直戳过去,刀头却先已折了。他心下惊慌,再去刀架上拣时,只见许多刀、枪、剑、戟,或缺或折,齐齐都坏,更无一件可以抵敌。那人早已赶到背后。卢员外一时无措,只得提起右手拳头,劈面打去,却被那人只一弓梢,右臂早断,扑地跌倒。那人便从腰里解下绳索,捆绑做一块,拖去公堂之下。

“河北玉麒麟”卢俊义乃天罡星下凡,棍棒天下无对,阵前未有败绩,唯一失利便在梦中。这回是《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惊恶梦》,一百零八将同乘至诚,共立大誓,歃血饮酒,大醉而散。卢俊义归卧帐中,便得一梦,梦见一人,要与大宋皇帝收捕贼人,摆弄玉麒麟如戏草芥。此何人也?其身甚长,手挽宝弓,自称嵇康,竟是三国时“竹林七贤”之一的嵇中散为大宋尽忠来了。

史书中的嵇康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,尚奇任侠,并非忠君典范;书画兼长,尤擅音律,倒未听说是什么武林高手。此番竟然魂穿八百余年,托梦梁山,实在匪夷所思。这正是金圣叹神来之笔,本非原文所有。金氏腰斩《水浒传》,不许宋江招安,更删却破辽平叛几十回文字,而将梁山结局槩括一梦之中。三十六天罡斩首快刀,七十二地煞殒身荒草,卢俊义魂惊梦醒,寒光照壁,牌额上正是“天下太平”四字。依金圣叹之意,欲天下太平必灭梁山,欲灭梁山,必待长身挽弓之嵇康。这却又一影射:长身挽弓,为弓长之张;嵇康,字叔夜。灭梁山而致太平者,张叔夜是也。

张叔夜为北宋名臣,名叔夜,字

我家楼前面就是漕河,在阳台上常常看到人家钓鱼。有时下楼到河边走走,看到钓鱼的,我都要在旁边玩玩。俗话说,吃鱼没有钓鱼乐,看到人家钓起一条鱼,我这看钓鱼的也跟着乐,嘴里还帮着喊“不小不小”。有一回看到河对岸是夫妻双双把鱼钓,男人在前面钓,女人拿一张小板凳坐在后面打毛衣,时而抬头看看河面,那个画面真是温馨得不得了。

几十年前我还在上中学时,迷上了钓鱼。我们家住在父亲单位里,单位旁边就是一条大河,下午一放学就抓起鱼竿去钓鱼。钓鱼最叫人兴奋的,是刚好一拨鱼经过这里,拎上来一条,装上饵料下钩,马上又拎上来一条,一会儿工夫能拎好几条鱼。河上有一座大木桥,是通汽车的,我每天上学都要经过这座桥,有时想钓河深处的大鱼,就从桥中间翻过栏杆,爬到桥下面靠近水面的桥桩上去钓。其实一次也没有钓到大鱼,只有一次上钩一条比较大的,已拎出水面了,还是被鱼挣脱了。翻桥钓鱼,爬上爬下比较惊险,记得被大人骂过。

那时一起钓鱼的总有几个小伙伴,我钓鱼和人家不同,常被伙伴们笑。人家钓鱼都是挖蚯蚓做钓饵,我嫌蚯蚓脏人,都是用面团做钓饵,这



●雅舍谈艺

月夜

厚圃

月夜宜发呆,喝茶,让心情松弛下来,细细体会月到天心、风来水面那种“清意味”。